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

口 12

2893

7



口12
2893
7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七

南海康有爲更生學

成公 名黑肱周定王十七年卽位

一年春一月公卽位

一年春二月公卽位

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

無說

二月辛酉葬我君宣公

無說

無冰

穀梁傳曰終時無冰則志此未終時而言無冰何也終無冰矣加之寒之辭也

三月作丘甲



公羊傳曰何以書譏何譏爾譏始也使也穀梁傳曰作爲也也爲甲也也甲國之事也也作甲非正也也作甲之爲非正何也古者立國家百官具農工皆有職以事上古者有四民有士民有商民有農民有工民夫甲非人人之所能爲也也作甲非正也何君述口說曰四井爲邑四邑爲甲甲鎧也譏始使也民作鎧也古者有四民一曰德能居位曰士二曰辟土殖穀曰農三曰巧心勞手以成器物曰工四曰通財粥貨曰商四民不相兼然後財用足此明無以也民爲甲之義因明立國當有士農工商四民各共其職然後財用足何君作穀梁廢疾公羊墨守其攻穀梁如此無引穀梁之理而四民之說與穀梁同故知是口說同也然則何君注之口說流傳非尋常注家之泛泛注解可見凡國欲足財用者必勸於四民之業蓋舍勸士農工商無以爲財用也此爲據亂之法若升平之世則農工商皆爲士矣人人皆有士才士行免置野人爲諸侯之

腹心不其然乎太平之世大農大工大商大學校皆容十數萬人其中皆有士大夫分門而治而士農工商且爲封建矣凡治愈文明則分業愈多治愈野蠻則分業愈少觀深山之鄉人一家而衣食皆備一店而雜物並售者必其極簡陋粗樸者也若五都之市分厘別肆治一器之微其業數十必其極精巧繁重者也使也民爲甲譏不分業等野蠻也

夏臧孫許及晉侯盟于赤棘

無傳

秋晉師敗王師于貿戎

秋晉師敗王師于貿戎

秋王師敗績于貿戎

公羊傳曰孰敗之蓋晉敗之或曰貿戎敗之然則曷爲不言晉敗之王者無敵莫敢當也穀梁傳曰不言戰莫之敢敵也爲尊者諱

敵不諱敗爲親者諱敗不諱敵尊尊親親之義也然則孰敗之晉也二傳同義不修春秋當作晉師敗王師孔子筆削之以明王者無敵因著爲尊者諱敵爲親者諱敗之義當時周已夷于列國而晉爲霸已不知有王矣孔子特爲正名分耳

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冬十月季孫行父如齊

冬十月

穀梁傳曰季孫行父禿晉卻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而聘於齊齊使禿者御禿者使眇者御眇者使跛者御跛者使僂者御僂者蕭同姪子處臺上而笑之聞於客客不悅而去相與立胥聞而語移日不解齊人有知之者曰齊之患必自此始矣范甯曰穀梁子作傳皆釋經以言義未有無其文而橫發傳者甯疑冬十月下云季孫行父如齊脫此六字

二年春齊侯伐我北鄙

無說

夏四月丙戌衛孫良夫帥師及齊師戰于新築衛師敗績

無說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

夫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六月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孫良

夫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六月癸酉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帥師會晉卻克衛

孫良夫曹公子手及齊侯戰于鞏齊師敗績

公羊傳曰曹無大夫公子手何以書憂內也穀梁傳曰其日或曰日其戰也或曰日其悉也曹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以吾之四大夫在焉舉其貴者也何君述口說曰春秋託王于魯因假以見王

法明諸侯有能從王者征伐不義克勝有功當褒之故與大夫大夫敵君不貶者隨從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也不從內言敗之者君子不掩人之功故從外言戰也魯舉四大夫不舉重者惡內多虛國家悉出用兵重錄內也此明從王者征伐不義得褒與爲大夫又明王者大夫得敵諸侯二義不掩人功爲第三義並書四大夫帥師用兵爲虛國家爲第四義不修春秋當無日無曹公子手孔子加書以明義日例有所託穀梁已傳之于先師兩稱或其說紛繁則有日無日皆有旨意並非直書可見矣

秋七月齊侯使國佐如師已酉及國佐盟于袁婁

袁婁穀梁作爰婁

公羊傳曰君不使乎大夫此其行使乎大夫何佚獲也其佚獲奈何師還齊侯晉卻克投戟逡巡再拜稽首馬前逢丑父者頃公之車右也面目與頃公相似衣服與頃公相似代頃公當左使頃公取飲頃公操飲而至曰革取清者頃公用是佚而不反逢丑父曰

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君已免矣卻克曰欺三軍者其法奈何曰法斲於是斲逢丑父已酉及齊國佐盟于袁婁曷爲不盟于師而盟于袁婁前此者晉卻克與臧孫許同時而聘于齊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踊于楮而闕客則客或跛或眇於是使跛者迂跛者使眇者迂眇者二大夫出相與踦間而語移日然後相去齊人皆曰患之起必自此始二大夫歸相與帥師爲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使國佐如師卻克曰與我紀侯之獻反魯衛之侵地使耕者東畝且以蕭同姪子爲質則吾舍子矣國佐曰與我紀侯之獻請諾反魯衛之侵地請諾使耕者東畝是則土齊也蕭同姪子者齊君之母也齊君之母猶晉君之母也不可請戰壹戰不勝請再再戰不勝請三三戰不勝則齊國盡子之有也何必以蕭同姪子爲質揖而去之卻克眈魯衛之使使以其辭而爲之請然後許之逮于袁婁而與之盟穀梁傳鞏去國五百里爰婁去國五十里壹戰縣地

五百里焚雍門之茨侵車東至海君子聞之曰夫甚甚之辭焉齊有以取之也齊之有以取之何也敗衛師于新築侵我北鄙敖卻獻子齊有以取之也爰婁在師之外卻克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使耕者皆東其畝然後與子盟國佐曰反魯衛之侵地以紀侯之獻來則諾以蕭同姪子之母爲質則是齊侯之母也齊侯之母猶晉君之母也晉君之母猶齊侯之母也使耕者盡東其畝則是終土齊也不可請壹戰壹戰不克請再再不克請三三不克請四四不克請五五不克舉國而授於是而與之盟何君述口說佚獲者已獲而逃亡也當絕賤使與大夫敵體以起之丑父死君不賢之者經有使乎大夫於王法頃公當絕如賢丑父是賞人之臣絕其君也若以丑父故不絕頃公是開諸侯戰不能死難也如以衰世無絕頃公者自齊所當善爾非王法所得貴追及國佐于袁婁傳極道此者本禍所由生因錄國

佐受命不受辭義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一言使四國大夫汲汲追與之盟二傳全同此明女后不敬鄰使至動聯軍則致君獲國危之禍又明使者受命不受辭得有全權可拒則拒可許則許也光緒庚子那拉后通拳匪圍各國公使館因動八國之兵至于君奔都被事正類此孔子于二千年前已爲之鑒矣

八月壬午宋公鮑薨

八月壬午宋公鮑薨

八月壬午宋公鮑卒

無說

庚寅衛侯遫薨

遫穀梁作速

庚寅衛侯遫薨

庚寅衛侯遫卒

無說

取齊汶陽田

取齊汶陽田

取汶陽田

公羊傳汶陽田者何鞏之賂也何君述口說不言取之齊者耻內
乘勝脅齊求賂得邑故諱使若非齊邑不修春秋當有齊字孔子
削之以惡乘勝脅取人地今日本之脅割臺灣俄人之乘勝割突
厥之黑海皆不合于公理而見斥于聖人者矣

冬楚師鄭師侵衛

無說

十有一月公會楚嬰齊于蜀

十有一月公會楚嬰齊于蜀

十有一月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

穀梁傳楚無大夫其曰公子何也嬰齊亢也公羊無說大夫不敵

君何況夷狄無大夫乎小國無大夫夷狄無大夫以其賤也此惡
其亢公之驕故著之不修春秋當無公子孔子加出

丙申公及楚公子嬰齊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邾婁穀梁作邾鄆穀梁作緡

丙申公及楚公子嬰齊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

薛人鄆人盟于蜀

丙申公及楚人秦人宋人陳人衛人鄭人齊人曹人邾婁人薛人鄆

人盟于蜀

公羊傳此楚公子嬰齊也其稱人何得壹貶焉爾穀梁傳楚其稱
人何也於是而後公得其所也會與盟同月則地會不地盟不同
月則地會地盟此其地會地盟何也以公得其所申其事也今之
屈向之驕也何君述口說得壹貶者獨此一事得具見其惡故貶
之爾不然則當沒公也如齊高侯矣不沒公者明不主爲公故也

上會不序諸侯大夫者嬰齊楚專政驕蹇臣也數道其君率諸侯
侵中國故獨先舉於上乃貶之明本在嬰齊當先誅其本乃及其
末不修春秋當作公子嬰齊孔子筆削爲人以明大夫不敵君前
驕復屈君得其所又惡夷狄強臣數侵中國也

三年春王正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無傳

辛亥葬衛繆公 繆穀梁作穆

無說

二月公至自伐鄭

無說

甲子宣宮災三日哭

甲子宣宮災三日哭

甲子新宮災三日哭

公羊傳新宮者何宣公之宮也宣宮則曷爲謂之新宮不忍言也
其言三日哭何廟災三日哭禮也新宮災何以書記災也穀梁傳
新宮者禰宮也三日哭哀也其哀禮也迫近不敢稱謚恭也其辭
恭且哀以成公爲無譏矣此言宗廟災當三日哭臨盡悲哀之義
不修春秋當作宣宮孔子改作新宮不忍稱謚以著其哀

乙亥葬宋文公

無說

夏公如晉

無說

鄭公子去疾率師伐許

率穀梁作帥

無說

公至自晉

無說

秋汶陽之棘叛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秋汶陽之棘叛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秋叔孫僑如率師圍棘

公羊傳棘者何汶陽之不服邑也其言圍之何不聽也何君述口說不聽者叛也不言叛者爲內諱故書圍以起之不先以文德來之而便以兵圍之當與圍外邑同罪故言圍也得曰取不得曰圍不修春秋當有汶陽之棘叛五字孔子削之以明割取之地宜以文德來不可加兵圍日本之攻臺灣義民有罪于此矣

大雩

無傳

晉卻克衛孫良夫伐將咎如

將穀梁作牆

無說

冬十有一月晉侯使荀庚來聘

無說

衛侯使孫良夫來聘

無說

丙午公及荀庚盟丁未公及孫良夫盟

丙午公及荀庚盟丁未公及孫良夫盟

丙午及荀庚盟丁未及孫良夫盟

公羊傳此聘也其言盟何聘而言盟者尋舊盟也穀梁傳其曰公也來聘而求盟不言及者以國與之也不言其人亦以國與之也不言求兩欲之也何君述口說書者惡之詩曰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二國既脩禮相聘不能相親信反復相疑故舉聘以非之不修春秋當有兩公字孔子削之穀梁之說傳孔子據亂之言也故信而以國與之口說之言傳孔子升平之論也修禮相聘不能親信乃待屢盟是長亂也

鄭伐許

無傳何君述口說謂之鄭者惡鄭襄公與楚同心數侵伐諸夏自此之後中國盟會無已兵革數起夷狄比周爲黨故夷狄之孔子以壞文明者卽爲文明之敵兵革者野蠻之事也旣與夷狄黨同日興兵侵伐中國則削其文明之等而降之野蠻故孔子之中國夷狄隨時而移不以地定也視其文明野蠻之實而升降之耳

四年春宋公使華元來聘

無說

三月壬申鄭伯堅薨

三月壬申鄭伯堅薨

未公及莊公大盟

三月壬申鄭伯堅卒

無說

杞伯來朝

無說

夏四月甲寅臧孫許卒

無說

公如晉

此十三卦皆無經義

無說

會晉借衣于陳

葬鄭襄公

無說

秋公至自晉

無說

冬城運

無說

運穀梁作鄆

鄭伯伐許

民辟昧昧來朝

無傳何君述口說未踰年君稱伯者時樂成君位親自伐許故如

其意以著其惡

五年春一月杞叔姬來歸

五年春一月杞叔姬來歸

五年春王正月杞叔姬來歸

穀梁傳婦人之義嫁曰歸反曰來歸何君述義曰始歸不書與鄰伯姬同

仲孫蔑如宋

無說

夏叔孫僑如會晉荀秀于穀

秀穀梁作首

無說此十三條皆無說孔子之義失傳者多矣

梁山崩

梁山崩

梁山崩

公羊傳梁山者何河上之山也梁山崩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大也何大爾梁山崩壅河三日不汩外異不書此何以書爲天下記異也穀梁傳不日何也高者有崩道也有崩道則何以書也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晉君召伯尊而問焉伯尊來遇輦者輦者不辟使車右下而鞭之輦者曰所以鞭我者其取道遠矣伯尊下車而問焉曰子有聞乎對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伯尊曰君爲此召我也爲之奈何輦者曰天有山天崩之天有河天壅之雖召伯尊如之何伯尊由忠問焉輦者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伯尊至君問之曰梁山崩壅過河三日不流爲之奈何伯尊曰君親素縞帥羣臣而哭之旣而祠焉斯流矣孔子聞之曰伯尊其無績乎攘善也何君述口說山者陽精德澤所由生君之象河者四瀆所以通道中國與王道同記山崩壅河者此象諸侯失勢王道絕大夫擅恣爲海內害自是之後六十年之中

弑君十四亡國三十二故渠梁之盟偏刺天下之大夫春秋原文
當有日孔子削之以起壅河三日不流之異

秋大水

無傳

冬十有一月巳酉王口口崩口月口口葬定王

冬十有一月巳酉王口口崩口月口口葬定王

冬十有一月巳酉天王崩

無說

十有二月巳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子杞伯同

盟于蟲牢 穀梁無婁字

無傳何注云約備彊楚

六年春公至自會

六年春公至自會

六年春王正月公至自會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者前魯大夫獲齊侯今親相見故危之不修

春秋或當無月孔子加書以著攻人國獲人君而相見可危孔子

防患之念切矣

二月辛巳立武宮

公羊傳武宮者何武公之宮也立者何立者不宜立也立武宮非

禮也穀梁傳立者不宜立也何君述口說禮天子諸侯立五廟受

命始封之君立一廟至於子孫過高祖不得復立廟周家祖有功

尊有德立后稷文武廟至於子孫自高祖已下而七廟天子卿大

夫三廟元士二廟諸侯之卿大夫比元士二廟諸侯之士一廟立

武宮者蓋時衰多廢人事而好求福於鬼神故重而書之臧孫許

伐齊有功故立武宮此明尊祖立廟之制不得追遠祖而廢事而

妄事鬼神也書曰典祀無豐于昵後魏推尊先世追遠帝二十八

代而廣之自後漢有同堂異室之制不祧先祖亦非也公羊五廟
穀梁七廟不同後世遂有王肅鄭玄之爭然禮緯有虞夏殷五廟
六廟七廟蓋三統文質之殊皆孔子之制也

取鄭

公羊傳鄭者何邾婁之邑也曷爲不繫于邾婁諱亟也穀梁傳鄭
國也二傳異義然各書不見鄭國當以公羊爲是諸侯各有封疆
取人邑爲貪犯宜罪者也

衛孫良夫率師侵宋 率穀梁作帥

無說

夏六月邾婁子來朝 邾婁穀梁作邾

無說

公孫嬰齊如晉

無說

壬申鄭伯費薨口月葬鄭悼公

壬申鄭伯費薨口月葬鄭悼公

壬申鄭伯費卒

無傳何君注云不書葬者爲中國諱蟲牢之盟約備疆楚楚伐鄭
喪不能救晉又侵之故去葬使若非伐喪不修春秋當書葬孔子

削之爲中國諱伐喪

秋仲孫蔑叔孫僑如率師侵宋 率穀梁作帥

無說

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無說

冬季孫行父如晉

無說

晉欒書率師侵鄭 侵穀梁作救

無說入經之說又亡孔子之微言大義傳者不及萬一矣

七年春一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不郊

七年春二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不郊

七年春王正月鼯鼠食郊牛角改卜牛鼯鼠又食其角乃免牛

穀梁傳不言日急辭也過有司也郊牛日展解角而知傷展道盡矣其所以備災之道不盡也又有繼之辭也其緩辭也曰亡乎人矣非人之所能也所以免有司之過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免牲者爲之緇衣纁裳有司玄端奉送至於南郊免牛亦然免牲不曰不郊免牛亦然不修春秋當作不郊孔子改之爲免牛以著有司不敬之罪以尊天也并著免牲之禮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以責有司備災不謹之過

吳伐鄭

無傳何君述口說吳國見者罕與中國交至升平乃見故因始見

以漸進如今巴西等國土地甚大而未與中國通亦有待乃見也

升平則人民漸平故夷狄漸進亦猶今日大地各國皆見也此進

化自然之序

夏五月曹伯來朝

無說

不郊猶三望

無說

秋楚公子嬰齊率師伐鄭

無說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婁子杞伯救鄭八月戊辰同

盟于馬陵公至自會

穀梁無婁字

無說

吳入州來

無說

冬口月大雩

冬口月大雩

冬大雩

穀梁傳雩不月而時非之也冬無爲雩也不修春秋當有月孔子削之

衛孫林父出奔晉

無說

八年春晉侯使歸汶陽之田于齊

八年春晉侯使歸汶陽之田于齊

八年春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齊

公羊傳來言者何內辭也脅我使我歸之也曷爲使我歸之鞏之戰齊師大敗齊侯歸弔死視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晉侯聞之曰

嘻奈何使人之君七年不飲酒不食肉請皆反其所取侵地穀梁

傳于齊緩辭也不使盡我也何君述口說晉侯聞齊侯悔過自責

高其義畏其德使諸侯還輦之所喪邑魯見使卑有恥故諱不言

使者因兩爲其義諸侯不得相奪土地晉適可來議語之魯宜聞

義自歸之爾不得使也主書者善晉之義齊不修春秋當作晉侯

使歸汶陽之田于齊孔子增之爲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于

齊以明見脅卑恥又明諸侯不得相奪土地聞義宜服之義

晉欒書帥師侵蔡

無說

公孫嬰齊如莒

無說

宋公使華元來聘

無說

夏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

公羊傳納幣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何君述口說伯姬守節逮火而死賢故詳錄其禮所以殊於衆女此必不修春秋所無孔子從百國寶書採補以殊異守節賢女此爲春秋特筆晉殺其大夫趙同趙括

無說

秋七月王使召伯來錫公命

秋七月王使召伯來錫公命

秋七月天子使召伯來錫公命

公羊傳其稱天子何元年春王正月正也其餘皆通矣穀梁傳禮有受命無來錫命錫命非正也曰天子何也曰見一稱也何君述口說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皆相通矣以見刺譏是非也王者號也德合元者稱皇孔子曰皇象元道遙術無文字德明謚德

合天者稱帝河洛受瑞可放仁義合者稱王符瑞應天下歸往天子者爵稱也聖人受命皆天所生故謂之天子此錫命稱天子者爲王者長愛幼少之義欲進勉幼君當勞來與賢師良傅如父教子不當賜也不修春秋當作王孔子改爲天子以著王者義之別異王及天王天子皆一也惟皇帝則道尤尊高矣孔子以元統天以天統君孔子稱堯曰惟天爲大惟堯則之德能合天故稱帝稱帝者五黃帝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是也刪書首堯舜皆稱帝蓋皆孔子所推高也民主莫聖於堯舜與天同大故孔子尊之爲帝以大戴禮宰予問五帝德孔子所定史記五帝本紀白虎通同之非五帝之德同天不得爲帝也至於元之統天尤高大邈莫矣易曰大哉乾元乃統天庖犧始作一畫開天肇崑崙以造陰陽創生萬有此如印度佛典之大梵天王費大之八明造作天地者乎德合元者稱皇其惟庖犧逍遙無爲至矣極矣白虎通以庖犧神農

燧人爲三皇又以祝融或祝融卽燧人也劉歆僞月令及三統歷始以少昊亂入五帝於是五帝之說亂後此諸儒皆造臆說今概不引據董子繁露有九皇之說可信但無明文其後天皇地皇人皇之說乃司馬貞之謬說尤不足據矣皇帝二字乃孔子所制定李斯學於荀卿而傳孔學者也乃以此妄奉秦政後世因之遂爲人主之定號而以王封羣臣然王爲天下所歸往與皇帝道雖有殊其實一也國語曰今之王古之帝此豈可以封臣下乎然皇帝實統諸天之極號雖混合大地不足當之德非上合天元而以一時得位稱之非孔子所許也若羅馬之稱該撒奄破羅以人名爲之只爲霸義不足以當此之尊崇文明矣天子爲爵稱凡有位者人人可稱之孟子曰天子一位是也石紐啓夏元鳥生商履武生周皆天所生非人所出後漢朱明王亦無父而生神靈誕降本於天也古者人君必託神靈人主至尊故上號於天稱爲天子此蓋

上古相傳名號孔子因之也又明天子於幼少諸侯當教撫如父師不必賜與又人非天不生非陽不生非陰不生三合而後生故謂之母之子也可謂之天之子也可尊者取尊稱焉

冬十月癸卯杞叔姬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棄而日卒者爲下脅杞歸其喪張本文使若尙

爲杞夫人不修春秋或不書而孔子補錄之也

晉侯使士燮來聘

無說

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人邾婁人伐邾

穀梁無婁字

無說

衛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此必不修春秋所無而

孔子採百國寶書補之以推愛節女也愛召伯者及其甘棠愛丈

九年春一月魯杞伯逆叔姬之喪

九年春一月魯杞伯逆叔姬之喪以歸

九年春王正月杞伯來逆叔姬之喪以歸

公羊傳杞伯曷為來逆叔姬之喪以歸內辭也脅而歸之也穀梁傳曰夫無逆出妻之喪而為之也何君述口說言以歸者與忿怒執人同辭而不得專其本意知其為脅也已棄而脅歸其喪悖義恥深惡重故使若杞伯自來逆之不修春秋當有脅字孔子削之而加來字以歸字以著無逆出妻喪歸之理脅人逆出妻喪則悖義惡重也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侯莒子杞伯同盟于蒲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日者已得鄭盟當以備楚而不以罪執之旋使離叛楚緣隙潰莒不能救禍由中國無信故諱為信辭使若莒潰非盟失信所以甚中國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以著中國失信生禍則諸侯叛潰也

公至自會

無說

二月伯姬歸于宋

無傳

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

公羊傳未有言致女者此其言致女何錄伯姬也穀梁傳致者不致者也婦人在家制於父既嫁制於夫如宋致女是以我盡之也不正故不與內稱也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按此刺已

嫁而猶以父制盡之何君述口說古者婦人三月而後廟見稱婦
擇日而祭于禰成婦之義也父母使大夫操禮而致之必三月者
取一時足以別貞信貞信著然後成婦禮書者與上納幣同義所
以彰其潔且爲父母安榮之言女者謙不敢自成禮婦人未廟見
而死歸葬于女氏之黨此明已嫁之女父不制之又見賢女宜謹
並明三月乃成婦義此孔子特制傳譏先配而後祖是不爲夫婦
蓋三月廟見之後乃成夫婦也蓋據亂之制男女有別雖親迎還
男家猶未深知必待同居三月熟識性情貞淑然後見廟而成夫
婦否則仍還女家故三月中未見而死者未成夫婦可歸葬女氏
之黨也有此久居熟考然後夫婦相同不至復有仳離後世失此
義迎婚卽成夫婦性情未知難安家室其夫婦道苦宜哉

晉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穀梁傳媵淺事也不志此其

志何也以伯姬之不得其所故盡其事也此必魯史原文所無孔
子從百國寶書增入以盡伯姬之美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薨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薨

秋七月丙子齊侯無野卒

無說

晉人執鄭伯

無說

晉欒書帥師以鄭伯伐鄭戰于口

晉欒書帥師以鄭伯伐鄭戰于口

晉欒書帥師伐鄭

穀梁傳不言戰以鄭伯也爲尊者諱恥爲賢者諱過爲親者諱疾
不修春秋當有以鄭伯及戰于口等字孔子削之以明爲親者諱

疾之義兄弟相攻君臣交戰疾莫甚焉故爲之諱以君臣無戰道也

冬十有一月葬齊頃公

無說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莒潰

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

穀梁傳其日莒雖夷狄猶中國也大夫潰莒而之楚是以叛其上爲事也惡之故謹而日之也何君述口說日者錄責中國無信同盟不能相救至爲夷狄所潰不修春秋當無日孔子添出以著中國不能救同盟而失信之罪又明大夫叛上之宜惡

楚人入運運穀梁作鄆

無說

秦人白狄伐晉

無說案白狄當卽今歐種赤狄亦然其展轉入中國久矣與秦伐晉必居在隴塞外惜史不詳但人民必無多滅於中國與中國種混合經久遂無自別識如匈奴入歐爲匈牙利今其人種久混于歐亦無自別異不過存其名耳以少數人種入多數人種者少數必滅乃淘汰混合之公理也

鄭人圍許

無說

城中城

穀梁傳城中城者非外民也城以衛民也其於城中作城置民於外是非以衛民孔子以保民爲道故著其非後世之城蓋以保君長也故結重城以自固觀今歐人諸壘只其君長居之民居壘外聽敵虜劫至今歐人王宮猶以壘名宜孔子非之若中城亦保民

則何譏

十年春衛侯之弟黑背率師侵鄭

率穀梁作帥

無說

夏四月五卜郊不從乃不郊

公羊傳其言乃不郊何不免牲故言乃不郊也穀梁傳夏四月不時也五卜強也乃者亡乎人之辭也此明四月非郊之時又明不郊當免牲也周之四月夏時之二月郊自子丑寅三正之月皆可四月為卯月非三正孔子著之明卜郊非時

五月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伐鄭

無說

齊人來媵

公羊傳媵不書此何以書錄伯姬也三國來媵非禮也曷為皆以錄伯姬之辭言之婦人以衆多為侈也何君述口說侈大也朝廷

侈於郊上婦人侈於郊下伯姬以至賢為三國所爭媵故侈大其能容之唯天子取十二女此明三國來媵之非禮又明天子娶十二女婦人以不妬為賢之義媵是當時舊俗孔子以為非後世遂不行此亦魯史原文所無孔子增入以著伯姬之賢

丙午晉侯孺薨口月口口葬晉景公

丙午晉侯孺薨口月口口葬晉景公

丙午晉侯孺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書葬者殺大夫趙同等不修春秋當有葬孔子削之

秋七月

無說義與前同

冬公如晉

冬公如晉

公如晉穀梁有冬十月

無傳何君述口說如晉者冬也去冬者惡成公前既怨懟不免牲今復如晉過郊乃返遂怨懟無事天之意當絕之不修春秋當有冬字孔子削之以著無事天之意當絕案穀梁有冬十月字從公羊義不取

十有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

十有一年春三月公至自晉

十有一年春王三月公至自晉

無說

晉侯使卻州來聘已丑及卻州盟卻州穀梁作卻驪

無說

夏季孫行父如晉

無說

秋叔孫僑如如齊

無說

冬十月

無說義與前同

十有二年春周公出奔晉

公羊傳周公者何天子之三公也王者無外此其言出何自其私土而出也穀梁傳周有入無出其曰出上下一見之也言其上下之道無以存也上雖失之下孰敢有之今上下皆失之矣何君述口說此起諸侯入爲天子三公也周公驕蹇不事天子出居私土不聽京師之政天子召之而出走明當并絕其國故以出國錄也不月者小國也此明諸侯得入爲三公其有出居私土不聽政者當絕其國也又明王者無外之義又明諸侯不得容以明上下交失

夏公會晉侯衛侯于沙澤穀梁作瑣澤

無說

秋晉人與狄人戰于交剛狄人敗績

秋晉人與狄人戰于交剛狄人敗績

秋晉人敗狄于交剛

穀梁傳中國與夷狄不言戰皆曰敗之夷狄不日不修春秋當作

晉人與狄人戰于交剛狄人敗績孔子筆削之曰晉人敗狄于交

剛以明中國之於夷狄只有敗之不以野蠻敵文明也

冬十月

無說義同前

十有三年春晉侯使卻錡來口師

穀梁傳乞重辭也古之人重師故以乞言之也師者國家之存亡所關生民之死生所繫故孔子最重之乞字當是孔子特筆不修

春秋不知如何當爲請師也

三月公過周朝王

三月公過周朝王

三月公如京師

穀梁傳公如京師不月月非如也非如而曰如不叛京師也不修

春秋當作公過周朝王孔子筆削之曰公如京師以明不得便道

經過朝王之義故曰不叛京師也何君述義曰月者善公尊天子

夏五月公自京師遂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邾婁人滕人

伐秦穀梁無齊侯邾婁穀梁作邾

公羊傳其言自京師何公鑿行也公鑿行奈何不敢過天子也穀

梁傳言受命不敢叛周也何君述口說時本欲直伐秦塗過京師

不敢過天子而不朝生事修朝禮而後行故起時善而褒成其意

使若故朝然後生事也間無事復出公者善公鑿行此明鑿行朝

王之善不修春秋當無自京師字孔子添入以明受命不敢叛王之義

曹伯廬薨于師

曹伯廬薨于師

曹伯廬卒于師

穀梁傳傳曰閔之也公大夫在師曰師在會曰會此明公大夫卒于師者可閔宜卹之也于師二字疑孔子所加

秋七月公至自伐秦

無傳何君述口說月者危公幼而遠用兵用兵險事君幼而遠用兵故可危也

冬葬曹宣公

穀梁傳葬時正也

十有四年春一月口口莒子朱薨

十有四年春一月口口莒子朱薨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莒子朱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莒大于邾婁至此乃卒者庶其見殺不得卒至此始卒又不得日此明升平世漸錄小國之義蓋升平時小國亦日進文明得與大國同也若今高麗暹羅王之生卒各國皆與交通則必揚之而弔之是錄之意也

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無說

秋叔孫僑如如齊逆女

無傳謹案何君述義曰凡娶早晚皆不譏者蓋從紀履綸一譏而

已

鄭公子喜率師伐許

率穀梁作帥

無說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九月夫人姜氏至自齊

九月僑如以夫人婦姜氏至自齊

穀梁傳大夫不以夫人以夫人非正也刺不親迎也僑如之挈由上致之也不修春秋當無僑如以婦等字孔子增入以明刺不親迎之義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薨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薨

冬十月庚寅衛侯臧卒

無說

秦伯薨

秦伯薨

秦伯卒

無說秦伯必有名今無之又無月日必有說惜不傳矣

十有五年春二月葬衛定公

十有五年春二月葬衛定公

十有五年春王二月葬衛定公

無說

三月乙巳公孫嬰齊卒

三月乙巳公孫嬰齊卒

三月乙巳仲嬰齊卒

公羊傳仲嬰齊者何公孫嬰齊也公孫嬰齊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兄後也為兄後則曷為謂之仲嬰齊為人後者為之子也為人後者為其子則其稱仲何孫以王父字為氏也然則嬰齊孰後後歸父也歸父使于晉而未返何以後之叔仲惠伯傳子赤者也文公死子幼公子遂謂叔仲惠伯曰君幼如之何願與子慮之叔仲

惠伯曰吾子相之老夫抱之何幼君之有公子遂知其不可與謀退而殺叔仲惠伯弑子赤而立宣公宣公死成公幼臧宣叔者相也君死不哭聚諸大夫而問焉曰昔者叔仲惠伯之事孰爲之諸大夫皆雜然曰仲氏也其然乎於是遣歸父之家然後哭君歸父使乎晉還自晉至樞聞君薨家遣墀帷哭君成踊反命于介自是走之齊魯人徐傷歸父之無後也於是使嬰齊後之也穀梁傳此公孫也其曰仲何也子由父疏之也按八年書公孫嬰齊如莒則不修春秋當作公孫嬰齊卒孔子削公孫改曰仲蓋孫以王父字爲氏以明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與禮喪服合蓋孔子大義也孔子本仁仁莫大于繼絕世故爲後之義孔子所特立而大地各國所無此實足以補人道之憾而濟天倫之窮者也各國無此義則立女而移宗于外矣惟立後之事不必以同宗之親者爲之有兄弟之子則以兄弟之子否則兄終弟及亦古今之通義然以弟後

兄則多泥于尋常昭穆于是不肯禰兄則如明世宗之舍武宗而考孝宗者有之然則武宗不已絕而無後乎于是有不肯事嫂則如宋太宗之稱太祖后曰開寶皇后而后遂憂死者有之聖人預鑒未然之禍故定爲人後者爲之子之義名之曰爲後則不論本來昭穆之爲誰卽如僖公之兄而亦爲弟閔後周桓王衛出公之爲孫而爲祖後推之漢宣帝之以姪孫爲昭帝後晉簡文之以叔祖爲帝奕後皆當爲之子不復以孫兄姪孫叔祖論矣有此定義然後兄終弟及者人人得後世不絕而惡薄之徒不得以昭穆藉口然後世祚得傳人倫獲安孔子言可與立未可與權此實孔子以權義濟常經之大道也太平世不獨親其親子其子則不必泥行于升平世耳何注有弟無後兄之義實背傳義又與喪服不合此爲大謬必後人誤改不可據以何君墨守公羊無背傳之理也癸丑公會晉侯衛侯鄭伯曹伯宋世子戌齊國佐邾婁人同盟于戚

晉侯執曹伯歸于京師公羊分二節穀梁合宋世子戌穀梁作成
穀梁傳以晉侯而斥執曹伯惡晉侯也不言之急辭也斷在晉侯
也何君曰爲篡喜時公羊作歸之于而無說故從穀梁

公至自會

無說

夏六月□□宋公固薨

夏六月□□宋公固薨

夏六月宋公固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日者多取三國之勝非禮故略之不修春秋
當有日孔子削之以明取三國勝之非禮

楚子伐鄭

無說

秋八月庚辰葬宋共公公羊分二節穀梁合宋世子戌穀梁作成

穀梁傳月卒日葬非葬者也此其言葬何也以其葬共姬不可不
葬共公也葬共姬則其不可不葬共公何也夫人之義不踰君也
爲賢者崇也此明夫人不踰君之義又明崇其夫人因崇其君之

義

宋華元出奔晉

無說

宋華元自晉歸于宋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省文復出宋華元者宋公卒子幼華元以憂
國爲大夫山所譖出奔晉晉人理其罪宋人反華元誅山故繁文
大之也言歸者明出入無惡此明以憂國被譖而出奔者歸國無
罪且特詳文繁詞以美大之以一大夫之存亡繫一國之安危故
也

宋殺其大夫蕩山

宋殺其大夫蕩山

宋殺其大夫山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氏者見殺在華元歸後嫌直自見殺者故貶之明以譖華元故不修春秋當有蕩字孔子削之以見譖賢大夫以危國者罪宜殺也

宋魚石出奔楚

無傳何君述口說與山有親恐見及也後得言復入者出無惡知非君漏言魚石不殺山此明以親避而出奔故出無惡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吳人于鍾離穀梁無婁字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子鮪邾婁人吳人于鍾離可不葬共公同也夫人之葬不館也

冬十有一月叔孫僑如會晉士燮齊高無咎宋華元衛孫林父鄭公

子鮪邾婁人會吳于鍾離

公羊傳曷為殊會吳外吳也曷為外也春秋內其國而外諸夏內諸夏而外夷狄王者欲一乎天下曷為以外內之辭言之言自近者始也穀梁傳會又會外之也何君述口說內其國者假魯以為京師也諸夏外土諸侯也謂之夏者大總下土言之辭也明當先正京師乃正諸夏諸夏正乃正夷狄以漸治之葉公問政於孔子孔子曰近者說遠者來季康子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是也月者危錄之諸侯既委任大夫復命交接夷狄不修春秋當作吳人又無會吳之會字孔子削人字改為會吳會外之會以明外夷狄之義世雖升平未能太平故未能遠近如一以進化有漸不能驟進也如今雖欲待非洲諸國以平等禮亦不能也諸夏者上因夏朝如今稱漢人唐人又作諸華人云爾今各國人稱中國為支那支諸雙聲華那夏疊韻皆諸夏音轉也

許遷于葉

穀梁傳遷者猶得其國家以往者也其地許復見也

十有六年春一月雨木冰

十有六年春一月雨木冰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雨木冰

公羊傳雨木冰者何雨而木冰也何以書記異也穀梁傳雨而木

冰也志異也傳曰根枝折

夏四月辛未滕子口薨

夏四月辛未滕子口薨

夏四月辛未滕子卒

無傳何君述口說滕始卒於宣公曰於成公不名邾婁始卒於文公曰於襄公名俱葬於昭公是以知滕小不修春秋當書滕子名孔子削之以見升平世小國進化之義始則知其卒繼則知其日

愈文明則愈詳也尙不能述其名小國進化之未至也如今南美

及亞非諸小國尙不能以名通于各國也歐洲之極小國若門的

內哥之君亦不能通名于大地也

鄭公子嘉帥師侵宋

無說

六月丙寅朔日有食之

無傳

晉侯使欒黶來乞師

無說

甲午晦

公羊傳晦者何冥也何以書記異也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師鄭師敗績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師鄭師敗績

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鄢陵楚子鄭師敗績

公羊傳敗者稱師楚何以不稱師王彥也王彥者何傷乎矢也然則何以不言師敗績宋言爾穀梁傳日事遇晦日晦四體偏斷日敗此其敗則目也楚不言師君重於師也何君述口說凡舉師敗績爲重衆今親傷人君當舉傷君爲重以言戰又言敗績知非詐當蒙上日也不修春秋當作楚師孔子改之曰楚子明以傷君爲重之義公羊以晦爲晝冥穀梁以晦爲月盡之日其義各異楚殺其大夫公子側

無說

秋公會晉侯齊侯衛侯宋華元邾婁人于沙隨不見公公至自會穀梁

無婁字

公羊傳不見公者何公不見見也公不見見大夫執何以致會不恥也曷爲不恥公幼也穀梁傳不見公者可以見公也可以見公

而不見公譏在諸侯也

公會尹子晉侯齊國佐邾婁人伐鄭邾婁穀梁作邾

無說

曹伯口復歸于曹

曹伯口復歸于曹

曹伯歸自京師

公羊傳執而歸者名曹伯何以不名而不言復歸于曹何易也其易奈何公子喜時在內也公子喜時在內則何以易公子喜時者仁人也內平其國而待之外治諸京師而免之其言自京師何言甚易也舍是無難矣穀梁傳不言所歸歸之善者也出入不名以爲不失其國也歸爲善自某歸次之何君述口說執歸書者賢喜時爲兄所篡終無怨心而復深推精誠憂免其難非至仁莫能行之故書起其功也不修春秋當書曹伯名當書復歸于曹孔子削

其名及復于曹等字改曰歸自京師以著有仁人爲弟內平其國外免諸京師故歸之甚易若未嘗失國也又賢仁人不怨兄篡且推誠免其難復其國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

舍之于招丘

九月晉人執季孫行父舍之于招丘

招穀梁作若

公羊傳執未有言舍之者此其言舍之何仁之也曰在招丘惴矣執未有言仁之者此其言仁之何代公執也其代公執奈何前此者晉人來乞師而不與公會晉侯將執公季孫行父曰此臣之罪也於是執季孫行父成公將會晉厲公會不當期將執公季孫行父曰臣有罪執其君子有罪執其父此聽失之大者也今此臣之罪也舍臣之身而執臣之君吾恐聽失之爲宗廟羞也於是執季孫行父穀梁傳執者不舍而舍公所也執者致而不致公在也何其

執而辭也猶存公也存意公亦存焉公存也何君述口說善其過則稱己美則稱君累代公執在危殆之地故地言舍而月之者痛傷忠臣不得其所爲代公執不稱行人者在君側非出使不修春秋當無舍之于招丘孔子增之以著忠臣代君執之義

冬十月乙亥叔孫僑如出奔齊

無傳

十有二月乙丑季孫行父及晉卻州盟于扈

州穀梁作讐

無傳何注云行父執釋不致者舉公至爲重

公至自會

無傳

乙酉殺公子偃

乙酉殺公子偃

乙酉刺公子偃

穀梁傳大夫曰卒正也先刺後名殺無罪也不修春秋當作殺孔子改殺爲刺以明君無殺大夫之義孟子述葵邱之盟曰無專殺大夫蓋孔子之大義也今歐美各國以殺大臣爲野蠻同此義十有七年春衛北宮結率師侵鄭穀梁結作括率作帥

無說

夏公會尹子單子晉侯齊侯宋公衛侯曹伯邾婁人伐鄭穀梁無婁字

無說

六月乙酉同盟于柯陵

穀梁傳柯陵之盟謀復伐鄭也

秋公至自伐鄭

秋公至自伐鄭會

秋公至自會

穀梁傳不曰至自伐鄭也公不周乎伐鄭也何以知公之不周乎

伐鄭以其以會致也何以知其盟復伐鄭也以其後會之人盡盟者也不周乎伐鄭則何爲日也言公之不背柯陵之盟也不修春秋當作至自伐鄭孔子改爲至自會以著不背盟之義

齊高無咎出奔莒

無說

九月辛丑郊

九月辛丑郊

九月辛丑用郊

公羊傳用者何用者不宜用也九月非所用郊也然則郊曷用郊用正月上辛或曰用然後郊穀梁傳夏之始可以承春以秋之末承春之始蓋不可矣九月用郊用者不宜用也宮室不設不可以祭衣服不脩不可以祭車馬器械不備不可以祭有司一人不備其職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美也非享味也何

君述口說魯郊博卜春三月言正月者因見百王正所當用也三王之郊一用夏正言正月者春秋之制也正月者歲首上辛猶始新皆取其首先之意日者明用辛例不郊則不日或曰用者先有事存后稷神名也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池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蜚林魯人將有事於天必先有事於泮宮九月郊尤悖禮故言用小大盡譏之以不郊乃譏三望知郊不得譏小也明郊當用三正不得用九月並明備物致祭義

晉侯使荀營來乞師

無傳

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婁人伐鄭穀梁無婁字

穀梁傳言公不肯柯陵之盟也

十月壬申公孫嬰齊卒

十有一月公至自伐鄭

無傳

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軫

軫穀梁作蜃

穀梁傳十一月無壬申壬申乃十月也致公而後錄臣子之義也其地未踰竟也公羊傳非此月日也曷爲以此月日卒之待君命然後卒大夫曷爲待君命然後卒大夫前此者嬰齊走之晉公會晉侯將執公嬰齊爲公請公許之反爲大夫歸至于貍軫而卒無君命不敢卒大夫公至曰吾固許之反爲大夫然後卒之不修春秋當錄在公至自伐鄭前孔子改置之公至自伐鄭後不修春秋當作十月孔子刪之而添入于貍軫三字以明無君命不敢卒大夫之義

十有二月丁巳朔日有食之

無說

邾婁子貍且薨

穀梁無婁字

邾婁子貜且薨

邾婁子貜且卒

無說

晉殺其大夫卻錡卻州卻至

州穀梁作孿

穀梁傳自禍於是起矣

楚人滅舒庸

無傳何注云舒庸東夷道吳圍巢

十有八年春一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十有八年春二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十有八年春王正月晉殺其大夫胥童

無說

庚申晉弑其君州蒲

穀梁傳稱國以弑其君君惡甚矣何君述口說日者二月庚申口

上繫於正月者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厲公狠殺四大夫

臣下人人恐見及以致此禍故日起其事深爲有國者戒也君不

得專殺大夫况殺四大夫乎大夫者與君共治民者也後世乃以

黨禍誅戮羣臣百十或至萬千其無道暴虐抑更無可言矣若此

者不能登于春秋矣孔子如天之公豈使一人肆于民上君既惡

甚則國人得以弑之如英人之弑其王擅理斯法人之弑其王路

易十六孟子所謂聞誅一夫紂也案上年十二月丁巳朔則今年

二月當是丙辰朔則庚申爲二月五日不修春秋當書二月孔子

削之使上繫正月以起正月見幽二月庚申日死也

齊殺其大夫國佐

無說

公如晉

無說

夏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夏楚子鄭伯伐宋取彭城以封魚石

夏楚子鄭伯伐宋宋魚石復入于彭城

無傳何君述口說不書叛者楚為魚石伐宋取彭城以封之本受于楚非得于宋故舉伐於上起其意也楚以封魚石復本繫于宋言復入者不與楚專封故從犯君錄之主書者起其專封不修春秋當作取彭城以封魚石孔子改為宋魚石復入于彭城以明不與鄰君專封之義然則英德法奧意五國之許突厥布加利牙之立國亦不合于公理公法也以其干預內政也

公至自晉

無說

晉侯使士句來聘

無說

秋杞伯來朝

無說

八月邾婁子來朝

邾婁穀梁作邾

無說

築鹿囿

公羊傳何以書譏何譏爾有囿矣又為也何君述口說天子囿方百里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穀梁傳築不志此其志何也山林藪澤之利所以與民共也虞之非正也此亦明山林藪澤與民共之義說見前

己丑公薨于路寢

穀梁傳路寢正也男子不絕婦人之手以齊終也此明得正而斃之義

冬楚人鄭人侵宋

無說

晉侯使士彭來乞師彭穀梁作魴

無說

十有二月仲孫蔑會晉侯宋公衛侯邾婁子齊崔杼同盟于虛朶穀梁作邾

無說

何君述義曰不日者時欲行義爲宋誅魚石改善而爲信辭

或喪盟略不修春秋當有日孔子削之以見義

丁未葬我君成公

無說

春秋筆削大義微言考卷七終

門人東莞張伯楨覆校

門人高要陳煥章再校

